

校對與錯字

雜談

陳香■

現在，各報社、雜誌社、書局、出版社的校對人員，都一律只屬於「無名英雄」——默默埋頭工作的一羣。

照理說：既是「無名英雄」，當然最值得驕傲，最應該受尊敬；但事實却又恰恰相反。

第一、校對人員，職務繁重——工作時須戰戰兢兢，有的甚至還要急迫而緊張。

第二、地位低，待遇也不好。

第三、只許做得對，不許有一點一字疏忽或弄錯——全對，無人喝采；一錯，即受笑罵。

所以，「無名英雄」，是同情者所界予，或自許自慰的，並非社會人羣的公推共舉。因為，社會人羣芸芸莽莽，對同情校對的「寮」，尚未開啓；否則，校對人員那裏還會「地位低，待遇也不好」呢？

有人因購讀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的「杜甫評傳」，發現錯字百出，於是，感慨系之寫文章說：「喜歡閱讀的人多已注意到，近來書刊上的錯字愈來愈多，有的竟到了使人不能卒讀的程度。一本五百多頁的杜甫評傳，幾乎每頁都有錯字或漏字，真令人感到驚駭；商務印書館還是向來以書籍中錯字少而自負的，校對工作之被疏忽，於此可以概見。」

有人則伸而論之，並在文章中提出三點高見。略謂：「○校對人員應具有大專文法科系畢業生的程度。○今日書籍的校對人員雖只勘校原稿錯字，但亦有賴學識、經驗及良好的工作態度，

因而應該重視其專業地位，使久任其事。◎出版的書籍，在編著者、發行人之外，可增列校對人的芳名，或在前言及後記中說明由何人校對。」

這三點，我都同感——也的確是「重視校對」的切實可行原則。

校對，淵源於校讐。古以「核對書籍，摘舉其誤」謂之校讐；何以謂之校讐？風俗通義引劉向別錄說：「一人讀書，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怨家相對爲讐。」自漢而後，校勘書籍便設有專官，謂之「校書」，如後漢以蘭臺令史典校秘書，亦選他官任之。歷代職官表說：「以郎居其任，則謂之校書郎；以郎中居其任，則謂之校書郎中。至魏始置秘書校書郎，後魏迄宋皆置之，屬秘書省，元以後不設。」唐又另置「校理」（專司校勘書籍兼整理），如「集賢殿校理」。韓愈說：「秘書，御府也。天子猶以爲外且遠，不得朝夕視，始更聚書集賢殿，別置校讐官，曰學士、曰校理。」宋因之，後易爲「秘書校理」，又有「秘閣校理」，職任亦相同。元廢，清仿宋制置「文淵閣校理」，以翰林官充之。此外，宋尚有「校勘」之官，負責比對與審定，歐陽修就曾任過「館閣校勘」。及清，「校勘」蔚成專門學問，謂之「校勘學」。楊遜說：「由於古書流傳，類多桀訛，明人刻書又每多妄改，故凡官私刻本，多臚舉諸本異同，以追復古書之面目，因有校勘之學。或於書後別刊校勘記，如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是。」

足見校對工作自來極爲崇高，漸隨世風日下，書刊日亂，到現在才會全貶校對人員進入冷宮；人們知稱其爲「無名英雄」，已經是幸甚幸甚的了。

校對人員一點一字都沒有弄錯，不但無人喝采，而且還會認爲是應該的。其實，錯，非僅往往會錯在「手民」（排字工友），甚至還每每會錯在「筆者」（寫稿的人）之寫錯、潦草或塗改得一塌糊塗；有時「編者」亦必須分負疏忽之責。

校對人員非僅要有豐富的學識，尤其更要有博洽的常識。

「大使」錯成「大便」，「過路人等，不得在此小便」錯成「過路人等不得，在此小便」。當然錯得豈有

此理；但也錯得有其道理。

「己巳」、「汨汨」、「臺臺」、「刺刺」、「鳩鵲」之類的可能魯魚亥豕，似乎較容易注意得及；若「羅總統福返回白宮」、「阿爾及利亞兩國動亂」之類，字句固然都是很順的，而文義却根本不通。「羅斯福」三字是姓的譯音，「羅總統斯福」則就令人不知所云。「阿爾及利亞」係一國，「及」只有音而無義，那能視為「與」、「和」或「同」？諸如此類，仍非校對人員知予糾正不可。

「北風凜冽」寫「北風懷冽」、「發憤忘食」寫「發忿忘食」、「學優則仕」寫「學優則士」、「制度完備」寫「製度完備」、「反唇相譏」寫「返唇相譏」之類，是字音相似之錯；「幹旋其事」寫「幹旋其事」、「鬼魂作祟」寫「鬼魂作崇」、「不共戴天」寫「不共載天」、「為人穩健」寫「為人隱健」、「遷徙無定」寫「遷徙無定」之類，是字形相近之誤；「倚閭而望」寫「依閭而望」、「摹倣逼真」寫「摩倣逼真」、「暴殄天物」寫「曝殄天物」、「全軍覆沒」寫「全軍復沒」、「確實不錯」寫「恰實不錯」之類，是字音字義有所混淆之訛，亦非校對人員知予糾正不可。

因此，現在的校對人員，實應身兼「校讐」、「校理」、「校勘」等責，怎可以學識不豐富？又怎可以常識不博洽？

不過，我的看法却是：欲使各種出版物以至舉世「重視校對」，除了希望有關當局能開誠提高校對人員的專業地位，與鼓勵給予優厚的工作報酬而外，的確已無他途好循。

可惜的是：「無名英雄」的校對人員，既屬默默埋頭工作的一羣，自己不说話，也無人能代說話。

上面指有人提及商務印書館的「杜甫評傳」錯字百出。其實，那尚不够令人駭異。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，我有一本小冊子「米的故事」（兒童劇本），由教育廳交給專印課本的臺灣書店印行，薄薄的八十七面，即赫然有了錯字六十九個，漏植字三十四個，多植字十五個，顛倒字五十五個，這豈不更其令人驚奇？因為，據所知：商務印書館是用打字機排字，然後才製版印刷；臺灣書店却自己有其印刷工廠，還是直接排印的。

綜之，今日書刊錯字之所以會多，其主要原因，不外：一、原稿太潦草；二、檢字工友的程度太低；三、時間太匆促（有論字數、頁數計酬，亦有論時間計酬的，故檢字時須趕，以多多爭取酬金）；四、校對本身的素質太差、或工作太重；五、校對時太疏忽。等等。

不過，排印的書刊常見錯字；然則影印的，就錯字完全避免了嗎？答案曰：否！

邇來一窩蜂的翻印古書——尤其是大部頭書，不是依照木刻版本影印，就是根據石印（或珂羅版，俗稱玻璃版）的版本影印。

木刻版本，就以方回（虛谷）編選的「瀛奎律髓」一書來說，計共四十九卷（目下坊間的翻印本，或裝訂四冊，或裝訂五冊），始刻於明憲宗成化三年（民國前四四四年）。此書的錯字標準，極適宜於舉充代表；其所錯，堪稱三者賅備：一曰誤錄、二曰訛傳、三曰竄改。特各引五例於後：

卷一頁二——註中引杜審言詩「淑景催黃鳥，晴光照綠萍。」「淑景」為「淑氣」之誤；「照」為「轉」之誤；「綠萍」為「綠蘋」之誤。

卷一頁七——錄杜甫詩「朝廷燒棧北，鼓角滿天東。」「滿天東」為「漏天東」之誤。

卷二頁一——錄蘇味道詩「故林懷柏悅，新渥阻蘭薰。」「悅」為「悅」之誤。

卷三頁十——錄劉禹錫詩「馬嘶古樹行人歇，麥秀空城澤雉飛。」「澤雉飛」為「野雉飛」之誤。

卷三頁十一——錄李商隱詩「陣圖東聚燕江口，邊柝西懸雪嶺松。」「燕江口」為「夔江石」之誤。（以上，係屬誤錄的。）

卷一頁二——錄孟浩然詩「八月湖水平，含虛混太清。氣蒸雲夢澤，波動岳陽城。」「涵虛」訛為「含虛」；「撼」訛為「動」。

卷一頁三——錄李白詩「江城如畫裏，山曉望晴空。」「山色」訛為「山曉」。

卷一頁十二——錄楊公濟詩「試上蓬萊第幾洲，長雲漠漠鳥飛愁。」「世上」訛為「試上」。

卷二頁七——錄岑參詩「千門柳色連青鎖，三殿花香入紫微。」「青瑣」訛爲「青鎖」；「紫微」訛爲「紫薇」。

卷三頁二——錄陳子昂詩「野樹蒼煙斷，津樓晚氣孤。」「野戍」訛爲「野樹」。(以上，係屬訛傳的。)

卷一頁八——錄崔顥詩「昔人已乘白雲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」「白雲」原詩爲「黃鶴」。

卷二頁五——錄賈至詩「劍氣聲隨玉墀步，衣冠身染御爐香。共沐恩波鳳池裏，朝朝染翰侍君王。」「身染」原詩爲「身惹」；「池裏」原詩爲「池上」。

卷二頁六——錄王維詩「絳幘雞人送曉籌，尚衣方進翠雲裘。九天闔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日影纔臨仙掌動，香煙欲傍袞龍浮。」「送曉籌」原詩爲「報曉籌」；「宮殿」原詩爲「宮扇」；「日影」原詩爲「日色」。

卷三頁十——錄劉禹錫詩「華表半空驚霹靂，碑文纔見滿埃塵。」「驚霹靂」原詩爲「經霹靂」。

卷三頁十——錄劉禹錫詩「西晉樓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氣漠然收。」「西晉」原詩爲「王濬」；「漠然收」原詩爲「黯然收」。(以上，係屬竄改的。)

石印(或珂羅)版本，也不例外。數年前買中華藝苑的「香草箋」，見卷上頁五的「露藥初偷便絕塵」。依然像清末的同文齋版，把「露藥」誤爲「露藥」。於是，就警惕到：影印也者，豈不是總在「仍舊錯」嗣後，又買新陸書局翻印的「詩經」，其錯却更新穎，一開卷便將第六面與第二面等兩葉半錯落顛倒，致使次序淆亂。而內文，小字的集傳不談，大字的章句，亦有「汶水」錯爲「汶汶」；「載驅」錯爲「載駟」；「屢舞」錯爲「屢無」……等等疏忽。

最草率的，是文化圖書公司翻印而又曾經再版、三版的「千家詩」，卷端雖有「瑯琊王相(晉升)選註」、「莆陽鄭漢(濯之)校梓」等兩行字樣作爲標榜，但書中所錄的五絕三十九首、五律四十五首、七絕九十四首、七律四十八首，合計二百二十六首，却幾乎無一首沒有錯字(不是錯在題或詩或作者，就是錯在評或註中

），而且大都是一些寬宥不得的。

選錄的詩（印大字的）。如：丘爲的「餘香乍入衣」句，「衣」誤作「夜」。錢起的「前路日將斜」句，「斜」誤作「斜」。「司空曙」。「曙」誤作「曙」。李嶠的「承恩咸已醉」句，「已」誤作「己」。李白的「揮手自茲去」句，「茲」誤作「知」。杜甫的「平野入青徐」句，「徐」誤作「條」。「杜少府之任蜀州」一詩，實爲「王勃」所作，誤爲「王維」。高適的「浩劫因王造」句，「劫」誤作「利」。「觀李固言司馬題山水圖」詩，爲「杜甫」所作，誤爲「高適」；詩中，「王喬鶴不羣」句，「王」誤作「正」。綦母潛的「燈明方丈室」句，「室」誤作「空」。常建的「禪房花木深」句，「木」誤作「古」。孟浩然的「波撼岳陽城」句，「岳陽城」顛倒爲「岳城陽」；「坐觀垂釣者」句，「釣」誤作「釣」。杜甫的「鳳林戈未息」句，「鳳林」誤作「風林」。杜甫的「秋風落日斜」句，「斜」亦誤作「斜」；「江流走白沙」句，「流」誤作「深」。丁仙芝的「江寒朔氣生」句，「氣」誤作「吹」。「題北樹碑」題目，「樹」誤爲「謝」。李白的「黃鶴樓中吹玉笛」句，「黃鶴樓」誤爲「黃樓鶴」。蘇軾的「中秋」詩，誤爲「杜牧」所作，詩中，「銀漢無聲轉玉盤，暮雲收盡溢清寒」，兩句全句顛倒。朱熹的「昨夜江邊春水盈」句，「春水盈」誤作「春水春」。王安石「的」北山輪綠漲橫陂」句，「橫陂」誤作「橫波」。張繼的「江楓漁火對愁眠」句，「江楓」誤作「江烽」。雷震的詩題「晚村」，顛倒而誤爲「村晚」。賈至的「千條弱柳垂青瑣」句，「青瑣」誤作「青鎖」。岑參「和賈舍人早朝」的詩題，「和」誤爲「賀」。陸游的「新竹」詩，誤爲「黃庭堅」所作，詩中，「放梢初見影離離」句，「放梢」誤作「放稍」。杜甫的「寒衣處處催刀尺」句，「刀尺」誤作「力尺」。杜甫的「關塞極天惟鳥道」句，「關塞」誤作「關寒」。韓愈的「夕貶潮陽路八千」句，「潮陽」誤作「朝陽」。陳搏的「紫綬縱榮爭及睡」句，「紫綬」顛倒爲「綬紫」。寧獻王的「爲問蟠桃熟也無」句，「問」誤作「門」……等等。至於評註中（小字的）之錯字，則實在多如牛毛，舉不勝舉。

如此這般的影印，怎能不使「喜愛閱讀的人」鬱結於懷，牢騷滿腹？又怎能有助於承先啓後，百年樹人？